



除了「美」，书店还应有什么？

◆ 徐佳和

前一阵子，和一位设计师朋友聊天，听他谈得越开越多的“最美书店”。他以松江的两家书店为例，其中一家仿欧式殿堂的建筑，玻璃幕墙上镌绘着来自世界各国书本里的精选段落，一进门满目除了书还是书，不仅墙面上铺天盖地的书，连读者的脚也几乎踏在书上——透明的玻璃地板下都是一本本藏书垫起的。另一家书店，以一栋保留非常完整的徽派建筑“明代高房”为主体，内设阅读、文创、展览、讲座、品鉴等多个功能空间，精选一批海派文化主题、松江人文特色、江南风物题材的精品佳作，并特设由二十多种珍稀古籍版本组成的松江历史文献专柜。设计师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你会在哪家书店待的时间久一些？”

我想了想，很诚实地回答：前面一家书店更有“网红体质”，有流量，拍照好看。后者，我可能因为想全方位了解一些松江的历史，多看几本画谱，而盘桓其间的时间久一些。

“那书店，应该是‘流量担当’吗？”他又问。

“至少，能够把人从外部空间吸引到书店里来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话虽如此，我又转念想了想，人们在那么“美”的书店里干了点什么呢？我前后左右的来者几乎人人一部手机握在手中，或开了自拍功能在拍照，或者在书架前摆了个看书的POSE请同行的人互拍。即使身处书店，在书香的包围下，“读者”们盯着手机屏幕的时间比翻书的时间还要长。然后，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修修图，临走时若觉得来趟书店不买书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便买一本畅销书带回家应个景，自此，心安理得地结束了又一家书店的“打卡”之行。从进门到出门，时间不超过40分钟，有哪些特色书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似乎头脑一片空白。

而在我的记忆中，不过是几年前，我逛一次书店的时间不会少于2小时。“就算待上一整天也不会厌倦的日常风景”，是日本最美书店茑屋书店设计师池贝知子在书店空间设计上一直坚持的理念，所以茑屋书店有影音馆、咖啡馆、甚至宠物美容院、公共绿地，书店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文化生活空间。

确实，在网络时代，实体书店要和网络书店竞争，读者的体验是核心竞争力，人与书的面面对面，读者与作者的面面对面才是最大的吸引力。随着书店的转型升级和民营连锁书店的快速扩张，越来越多不同风格的书店设计作品出现。但我们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各种各样设计作品层出不穷的热闹背景下，许多书店都在谈设计理念、空间、造型，“美”成为书店最重要的事情，“网红打卡”成为一家书店口碑的标准。那么谁来谈谈图书的选择、业态的平衡、展陈的秩序、图书的推广呢？“书”毕竟是书店赖以生存的基础与精神内核。美终究会过时，曾经的潮流不一定是未来的潮流，书店不能仅仅依靠颜值吃饭。

以刚刚开业不久的思南书局诗歌店为例，皋兰路16号的原东正教教堂使书店的建筑自有特别之处，原本内部的半圆形穹顶与不锈钢结构书架的若即若离，使书店像一件装置作品。更值得称道的是书店在选书方面的精准定位，诗歌店陈列的诗歌书籍来自11个主要国家，书架按照国籍分类陈列诗作，从中国分区开始，可以由古至今地浏览诗作，从《诗经》各类笺注、孟浩然集、王维集、顾亭林集，至当代诗人顾城、杨炼、西川、海子、骆一禾、蓝蓝等。海子与骆一禾的诗选边陈列着西川编选的《骆一禾海子兄弟诗抄》，诗人的诗作与其创作和生命经历彼此交织、彼此映照。日本诗歌书架摆放着传统俳句、短歌系列。

俄罗斯书架上的《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集》引人注目。在爱尔兰、美国等其他国家的诗作专架上，叶芝、布罗茨基与艾米莉·迪金森的系列诗作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上。

这样的书店“美”，自不在话下，更可贵的是，这样的“美”还在于，对于一位热爱诗歌的人而言，流连的时间只恐不够长；对于热衷“打卡”的人群而言，这样的内在的特殊的“美”，或许可以感染他们，使一次性的“打卡”化为往后日子里一次又一次的相约。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滥情难爽，爱情很贵

◆ 南妮

郑多多在结婚前不仅跟别的女孩过夜，还骗来了他初中时的暗恋对象莫默，让莫默以为他对她情有独钟。郑多多的同学孙同借住郑多多的一个房间，郑多多就对莫默撒谎：刚才从他房子里出去的女孩是孙同的女朋友。电影《半个喜剧》一开场，就是闹剧的气氛。很少看到像郑多多这样滥情的，他在玩自己的胆子，试验自己的“魅力”，实现结婚前要实现的所有愿望。他带点真，带点痞，触碰着危险的边界而不自知，玩世不恭如同一个大毛头。

莫默痛哭失声，为着孙同揭了郑多多的底。读中学时当篮球队队长时背的运动包，让郑多多偷走了，以为房间里的这包包是少年纯情的象征，谁知道这包是郑多多的垃圾。这年头，最纯真的东西也可以践踏。难怪莫默要崩溃。

孙同爱上了莫默。“众里寻它千百度，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郑多多不能接受孙同与莫默在一起。他“碰过的女人”不能让其他人碰，尤其他还喜欢着莫默。真把自个儿当皇帝了。

要莫默还是要继续和郑多多一起住，享受多多父亲介绍的工作、办城市户口这一系列便利。影片的下半部比上半部更为精彩。当我们惊



讶地看着郑多多猖狂的态度、所谓友谊的严重不平等；当我们失望地注视着在医院里的孙同被母亲洗脑，向莫默大肆发泄两人生来的不平等，那张为自己向爱情的退却寻找理由而变得越来越丑陋的脸，深为导演把握的快速节奏叫好。像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一样”，此刻，选择莫默不仅仅是体现了孙同的爱情，还有他的人格，他的尊严。一个不能为自己骄傲的人，是只能丑陋畏缩的。

当然，如果孙同一下子就反抗郑多多，戏也太简单了。孙同妈妈的演员选得真好，“要跟多多搞好关系，多多的爸爸是总经理。”“卖了老家的房子，北京户口落下，正好给你买房。”“跟多多闹掰了，有这一切吗？”——她一口纯正东北话的台词，麻利脆亮。

是的，孙同答应了跟莫默分手的协定，仍然住在郑多多的屋里，还做了他的新婚伴郎。很开心吗？虽然穿着西装，但他的神情已经像小老头一样了，与他跟莫默刚相爱时的快乐与飞扬若两人。他被迫跟新娘高璐在医院工作的表姐相亲。

盛大的婚礼。穿白色婚纱的新娘，喜气洋洋的郑多多新郎，被同事奉承与恭维的伴郎孙同。——剧情突然重大反转：孙同看到了多多还捏了某女一把屁股，特别是看到了应高璐所求而来说真相的莫默，不能自持，对高璐诉说了所有郑多多的滥情之事。两个男人扭打翻滚，好一番热闹。婚礼的场面砸了，炸了。郑多多痛哭流涕，求不回“弃婚”的高璐。大毛头终于栽了。

《半个喜剧》的结尾，颇像电影《毕业生》的结尾，在婚礼上，达斯汀·霍夫曼抢得新娘，两人丢奔众人，一通大跑。《半个喜剧》里，大跑告胜的是莫默和孙同。

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横行的现代，于出身背景、教育背景种种的差异之间，什么是普通人能够不负青春的所在，什么是年轻人应该坚持的自我？那就是相爱。任素汐并不甜美的脸型，似乎与浪漫无关。她饰演莫默，演出了一个我们在寻常的生活中可以见到的直率大方的城市女子，看上去伶牙俐齿，但内心特别真诚。

同时间看的《唐顿庄园》并不能打动我，感动我的是《半个喜剧》。

彩虹10年，致敬爱乐人

◆ 茅亦铭

有这样一支青年古典乐团，扎根申城沃土，不断开创新的演奏形式，他们张扬却不张狂；他们略微高调但始终保持初心；他们热爱古典心系公益，他们就是——上海彩虹室内乐团。2010年，一群青年爱乐者在上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组成一支乐团，取名“彩虹室内乐团”。经过10年磨砺，这支乐团已成长为上海别具特色的青年古典乐团，“青年”遇上“古典”的碰撞，也为普通观众带来打开古典音乐的全新方式，有最好玩、最有趣的乐团之誉。

乐团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自2013年起，乐团陆续主办了“礼赞青春”系列交响音乐会、“浅尝古典”系列室内音乐会、“交响情人梦”主题真人秀音乐会，在小试牛刀的同时，室内乐团逐渐扩军为交响乐团编制。2017年，乐团先后踏上“东方市民音乐会”、“星期广播音乐会”、“音乐好邻居”的舞台，进入更广大的观众视野。2018年，乐团迎来大丰收，从开年的新年音乐会、礼赞青春第六季“四季与田园”、“超级莫扎特”、“远离家园”，到年底的“命运之舞”新年音乐会，票房全部售罄。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钢琴大斗法”与“欢乐颂”，乐团携手德国钢琴家、日本友人同台献演，迈出了跨国交流的两大步。乐团还与黄浦剧场联合推出Live House系列，开启了古典乐现场的新形式，其中的“超级莫扎特”项目更被“演艺大世界”评选为年度魅力音乐会。

2019年是乐团厉兵秣马的一年。除了跨国界演绎贝九“欢乐颂”、礼赞青春第七季“最后一块拼图”，乐团还细分出Pro和Lite两个室内乐系列，以更精准地寻找到情投意合的观众。如今，在告别2019年，喜迎2020年之际，为了致敬“乐圣”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彩虹室内乐团别出心裁地策划了三

场“贝多芬马拉松”音乐会率先“引爆”上海的庆祝活动。乐团艺术总监薛源先行一步，带来全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音乐会。以钢琴家身份出道的贝多芬，一生都在创作钢琴奏鸣曲，薛源以四首贝多芬奏鸣曲向爱乐者们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贝多芬。从“悲怆”到“月光”；从“热情”再到“终曲”，这场贝多芬奏鸣曲的独奏会在他的指间慢慢流淌开，如同时光流转般讲述着贝多芬的一生。他的演奏富有热情、张弛有度，如果说“一千个音乐家手中有一千个贝多芬”，那么这就是属于他的贝多芬！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又恰逢彩虹室内乐团建立十周年，这场马拉松的接力棒自然交到了两场2020新年音乐会的手中，彩虹室内乐团在1月2日、3日两天连续接力，分别还原1800年和1803年首演的贝多芬第一、第二交响曲！此处的“还原”并非流于表面，身着十九世纪时期的乐师服装登台、完全以当年的历史情境复原历史演奏场景，结合历史背景来进行音乐会选曲和演奏处理，令观众们仿佛身临其境，重回历史的天空，与“乐圣”对话，共同来一场属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交响对话。

无论是《献给爱丽丝》《月光奏鸣曲》，还是“命运”“欢乐颂”，贝多芬的作品传唱至今，走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堪称古典音乐领域的至尊大师。在古典艺术长河中，贝多芬的交响曲无疑是古典音乐的巅峰之作，其非凡的气势和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更是让世人将贝多芬尊称为“乐圣”。此次彩虹室内乐团倾尽全力，为的就是展现属于上海古典青年演奏家的实力与魄力。不论职业乐团还是非职业乐团，大家都有一颗爱乐之心，这颗心连接着你我，勾勒出中国古典音乐的未来希望，更凝聚着一份担当与责任！